第九十卷

鳥獸部二

虎

行者渡盧　虎采　白虎
夢虎　虎厄　化虎
畫虎　虎王　虎頭
虎媒　虎報　虎軒
虎眉　小虎
狼狽　犀　象　熊　麝　鹿
馬很　腸直　小兒犀

馴象　怒象　義熊
罷熊　保臍　牲警
解毒　雨鹿　鹿王
牛羊
騎牛　白蹄　千里牛
糞金　格虎　牛報
脩羊　學士羹
馬　騾　驢
抹馬法　上太行　穴馬
相馬　烏追　赤兎

獅子驄　鑄馬　紫馬
盲馬　駂氏驄　馬不嘶
舞馬　六馬贊　汚朕七首
玉馬　忠馬　良馬
千里驢　王粲八驢　騎驢
騾子都尉

卷九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賔尹　删正

鳥獸部二

虎

龍湖普聞禪師僖宗第三子也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爲虎所啖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崗複嶺菜已青矣盖耕地播種者乃山神所役行者乃虎也又吉陽治在涪州南沂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寺像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

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蘭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取物
因即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
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村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
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
外經年漸去古者胎教欲見虎豹勇摯之物虎子纔生
三日即有食牛之氣其不能搏噬者輙殺之爲墮武也
考之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古
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呂后
之崩年齊王中尉紿齊相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
符驗也東萊曰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

非用銅於此始乎又山林中出一等飛虎如猫之大遍
身毛灰色有肉翅如蝙蝠翅一般前足肉翅生連後足
能飛不遠人或有裝得者不服家食即死 出啞魯國 ○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今云變
夷猾夏取此義南詔國呼虎爲波盧羣玉又云有冉之
虎名曰虒能行水中
紂囚文王閎夭之徒詣林氏有珍獸虎采修尾日行千
里求得此獸獻之紂大悅乃釋之 六韜
虎大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徘
徊顧步其傷重者輒咆哮作聲而去聽其聲之多少知

去之遠近率鳴一聲者爲一里靠岩坐倚木而死終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購之於是夷朐䏰廖仲藥何謝虎秦精等乃制白竹弩如高樓上射白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群虎瞋恚盡搏殺群虎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且嫌其夷人乃刻石爲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千妻不併傷人不論殺人顧死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能得之迺爲珍饌祭所見之虎帝因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爪皮耶我今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復爲虎焉　獨異志

晉孝武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令工圖形戲擊之便患手腫而崩　晉書

長沙居民作檻伺虎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

幘大冠在檻中曰急出我民曰君被縣召不當有文書耶亭長即出懷中縣召文書于是出之尋視之化爲虎

搜神記

唐鍾傳洪縣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鬬虎不勝遂擒之僖宗朝拜荆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潁川郡王既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知與謀暴虎何足尚哉畫暴虎之狀以戒子孫

虎薈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爲業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愕驚問其來由胡遂具言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深入辭謝衝突道士謂胡

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汝稱姓名合爲吾食因檢簿籍以示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天命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爲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巳衣服猪血三斗絹一匹持與俱來或當免胡遲回未去忽見群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爲佳士因令胡舉草人入庭中置猪血于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著樹不爾恐有損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大嘷吼數

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擲高數丈往食猪
血盡入房復爲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
案上朱筆勾胡名于是難免 廣異記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烏散梨園弟
子有笛師者亦竄終南山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宵
朗月哀亂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漫山谷俄有物
虎頭人形着白袷单衣自外而入笛師驚懼下階愕眙
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終
久之忽寐乃咍嘻大鼾師懼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
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嘆曰

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㬰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得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顧視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率諸虎攫取既不可及虎頭復跳身亦不至遂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積笛師乃遁還 廣豔異編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監田尉越客結婚焉巳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

則束裝南邁以畢嘉禮仲春距展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傷深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禽德容跳入藪薈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間週迴遠近曾無蹤跡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即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

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
皆惶撓則共闞喝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尋俯
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尚有
餘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燃燭
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人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閭之所
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群婢看膨雖髮髻披散衣服破裂
而身膚無少損群婢漸以湯飲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
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即有自
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
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於越客即遣群婢具以此

詢德容因號啼不止越客旣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旣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虎媒之祠焉述異記

滄州饒安縣有人野行爲虎所逐旣及伸其左足視之有大竹刺貫其臂虎俯伏貼耳若請去之其人爲拔之虎甚悅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於庭如此歲餘投野豕麞月月不絕或野外逢之則隨行其人家漸豐因潔其衣服虎後見改服不識遂嚙殺之家人收葬已虎復來其家母罵之曰吾子爲汝去刺不知報德反見殺傷今更來吾舍豈不愧乎虎羞慚而出然

數日常傍其人旣不見後知其誤殺乃號呼甚悲因入
至庭前奮躍折脊而死見者咸異之
宋范文穆公愛談虎事嘗搆一軒榜曰說虎子齋居無
事客有談及此者因舉舊聞一二以資博識虎類能識
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嘷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
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骨甚
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身露其彪然作聲則嵬然大矣
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故不得而食兼不
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又人或
罹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爲之前導今之人凡死

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列置於地非虎之威能使之自解
是鬼之爲也又虎飢則兼啖果實不特獸也凡食男子
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
當作勢與之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盖虎不行
曲路故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百家名書
明洪武時天長縣牧奏本縣民人戴其朝出其妻牧牛
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
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邀
人而妻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
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

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
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 本集

宋某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目爲小
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 文皇時外國進長人曰
海衰膂力絕倫 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薦 召見
令與角技 上臨觀焉海衰身長踰丈聲鳴如鍾伏下
見者皆辟易顧小虎眇然一夫耳海衰固弱視之前提
其髻去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佯作咿嚶狀曰任
公死生乘其不意徑捉其腎囊力捽之海衰不勝痛偃
於地爲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賞之 枝山野記

狼狽　犀　象　熊　麝　鹿

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狽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國憲家猷狼腸直故作聲諸竅皆沸邊庭候望燒狼烟以其直上風吹不斜今馬之駿者溺皆射前足全雅

東海蔣潛嘗至某縣見林下蹹一屍已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烏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看之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烏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王㬢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

處褚以飼齊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床頭啼呌云何爲見屠割必當相報終不獨受枉酷江夫人惡之月餘薨續齊諧記

始興郡陽山縣人行田忽一象以鼻卷之遥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載人入一紆絀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原處本境苖稼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大客因語曰我田稼在此恒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見侵便覺躑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安業絶無其患湘中記

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鬬之人登樹取衣掛樹枝緣

它樹而走象見衣以爲人存以鼻汲水灌樹且倒不見人怒踏碎其衣而去安南志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洞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一分置此人前人飢甚冒死取啖之既而轉相狎習熊母每旦出覔果食還輒分食此人賴以延命熊子後大其母一一負之而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熊母尋復入坐人傍人解其意便抱熊脚於是躍出竟得無他搜神記

唐寧王嘗獵于鄠縣界草中得一櫃發之乃一少女也

自言姓莫氏庄居昨夜遇賊刼至此賊中二人是僧王命載以後乘時方獲一生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即日表上之具其由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膃膊有聲店人怪其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銜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 酉陽雜俎

愼滋曰楊億談苑云商汝山中多麝遺糞常在一處不移人以是獲之其性絕愛其臍爲人逐急即投巖舉爪剔裂其香就縶而死猶拱四足保其臍 譚史

它樹而走象見衣以爲人存以鼻汲水灌樹且倒不見人怒踏碎其衣而去 安南志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洞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一分置此人前人飢甚冒死取啖之既而轉相狎習熊母每旦出覔果食還輒分食此人賴以延命熊子後大其母一一負之而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熊母尋復入坐人傍人觧其意便抱熊脚於是躍出竟得無他 搜神記

唐寧王嘗獵于鄠縣界草中得一櫃發之乃一少女也

自言姓莫氏庄居昨夜遇賊刼至此賊中二人是僧王命載以後乘時方獲一生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即日表上之具其由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腷膊有聲店人怪其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 酉陽雜俎

慎薇曰揚億談苑云商汝山中多麝遺糞常在一處不移人以是獲之其性絕愛其臍為人逐急即投巖舉爪剔裂其香就縶而死猶拱四足保其臍 蟫史

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群處必依山岡產歸下澤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嘗噉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也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蔥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苨書蕉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述異記

漢楚元王出獵群鹿趨山背王引兵逐之鹿陷大谷王

以兵塞之詰朝欲盡其類旣曉兵合一巨鹿突圍跪請曰我鹿首也爲王見逐逖無地然古者不掩群故仁及獸鹿與人雖異其惜命則一吾願日輸一鹿使王庖不虛吾類亦得蕃息何如王乃擲弓曰汝鹿王也知愛汝民乃下令殺鹿者與殺人罪同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奔吳軍若萬馬聲吳軍驚遁鹿王因見楚王叙其報恩曲折楚王愧感爲鹿王立廟漢事

牛　羊

瓊州不産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韉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驟亦甚穩快者嶺表錄異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 論衡

苟晞爲兗州鎮幕得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則肉瘡平愈矣又去京師五百里地出雙筋牛能日行千里常旦發書寄珍食都邑五百里一更始竟荅書還乃殺其牛視惟雙筋如小竹大自頭夾脊着肉裡故外不覺 志怪

長沙西南有金牛岩漢武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欲渡江漁人云船小豈勝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

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撓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至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湘中記

建昌控寉鄉有汝嶺絕高從顚至麓且十里民居於嶺西者蓄一水牛甚大每旦牧於嶺下至暮歸淳熈巳亥冬忽失所在遍索不得意爲盜所竊聞於保伍后三日有樵夫曰爾牛過嶺正見牛倚石崖下臨虎虎作勢相拒越衆莫敢逼奮刄直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巳立死時方盛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還屠剥之視其内虎無

它異獨牛之心膽皆已裂盖雖力可格虎而振懼至是云夷堅志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瀘州張四兒家訟于州稱四兒業屠牛衛軍馬洋回回種也性亦嗜食牛自鄉牽牛赴州至大渡口登舟牽繩忽斷牛奔入市過四兒家四兒恃力直前縛之不能制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追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下樓復轉入一巷中覔一牛肉肆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家器業始徐徐出郊聞之客店樓小梯狹而牛上下無礙其事甚怪

唐餘錄倪若水積書萬卷聽人賃閱凡借書者先投束

修羊 唐書

竇儼嘗病目幾喪明得良醫㾾之勸令頻食羊眼儼遂終身食之其家名雙羣羨世人有呼爲學士羨者 清異錄

## 馬 騾 驢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邉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齨十一年而下四齒齨十二年盡齨十七年上四齒齨十八年盡齨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

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國憲家猷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忻伯樂之知已也初潭集

光化縣東五里有石窟漢時有馬數百匹從此窟出形小似巴滇馬三國時吳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有馬數十匹出遜載還建業蜀使來有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云化父所乘對之流涕名山記

王良問伯樂曰相馬可得聞乎荅曰馬頭爲王欲方目

爲丞欲明脊爲將軍欲強腹爲城郭欲張四下爲令欲長汗溝數欲小如斬竹口中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口中有黒者曰啣烏短壽白額入口名梅顱一名的盧國憲家猷

張飛有馬號烏追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烏追○呂布常有馬號赤兎諺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

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騣曳地號曰獅子驄上置之馬群陸梁人莫能制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歩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跨乗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隋末不知所在

唐文皇勅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得於朝邑市麪家挽磑騣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 朝野僉載

昔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雋光壽元年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雋奇之比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鑽鐫頌其傍像成而馬死矣 北史

廣漢陽翁偉能聽識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

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論衡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而南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使馱行相及從者直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馬先鳴而黃馬應之果向白馬子也 抱朴子

鮑子都舉上計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疾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遂卒不知姓字有馬一匹素書一卷銀十餅子都賣一餅以資殯殮餘以枕之并素書埋之騶馬相隨至京師到一闕內侯家侯家怪之曰君何以致此馬

子都說此侯驚駭曰此吾兒也即迎喪開視銀書如其言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都好乘驄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驄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大帖

李克用攻王鎔於鎮州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大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 史編

唐太宗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有名曰某家驕其曲曰傾盃樂皆衣以錦綉絡以金銀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 開元遺事

其一曰拳毛騧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贊曰瀍澗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劒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所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冲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其五曰颯露紫鷰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曰紫鷰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凌八陣其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

所乘前中五箭賛曰足輕雪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六馬圖賛

吉項與武懿宗爭趙州功太后不説它日項奏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鉄鞭二鉄撾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撾撾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汚朕匕首耶項惶懼流汗拜服求生乃止 通鑑

宋沈攸之爲荊州刺史廐中有群馬每夜輙騰擲驚嘶攸之令人于櫪邊伺之見一白駒以繩縛腹超軼如飛

掩之不及視厖猶闔縱入閤內問內人惟愛妾馮月華
臂上玉馬以綠繩穿之臥輒置枕下夜或失所在旦則
如故視其蹄果有泥跡伎之亡不知所往 諸宮故事
宋王夔齊公禎通判夔州時石和尚流刦入夔同知王
受牒捕賊性險猾故託疾不敢出公忿忿面數之即日
勒民兵與賊戰公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斷
其喉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毛鬣盡赤衆始駭
公已死家人盡售行李與馬爲資歸其喪王得馬不償
直夜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莝豆不爲止自起視
攊馬驟前齧其項王仆地不省翌日嘔血數升死 宋史

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不武穆荅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乃議論極進 綱目

國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又善聞虎上取虎城牝虎與鬥一蹄而虎斃又聞牡虎三

蹄而虎斃後取聞獅被獅拆其脊劉大慟盖龍種也

王粲好驢家畜數頭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曰落釵其二曰遠游其三曰鷺羽其四曰白鳳其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 下帷短牒

唐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塲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騎驢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袖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摭言

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騾即戰號騾子都尉冦爲悍官軍恒警備之 湘中記

劉氏鴻書卷九十終

第九十一卷

鳥獸部

犬　豕


白犬虎文　此犬人性　妖犬

李遐　豕仙　徽猪

豕語　飼子　俗好猪

猪精

猫　鼠　獺附　鼠　鼠

猫出西方　爲鼠扼喉　猫王

氷鼠　齧鞍　驢鼠

卜鼠　鼠報　鼠賀
木獺

狐
淫狐　貞狐　義狐
妖狐　殿狐　幻狐

猿　猴　猱　猩猩　兎
山公　猴神　猴智
賜緋　癭猱　囊語
打兎

雜獸

傒　懶婦　野婆

俞兒　渾沌　黃腰獸

無支祁

卷九十一目錄終

# 劉氏鴻書卷九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 鳥獸部三

犬　豕

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致萬石也黑犬白耳者大王犬也畜之令人富貴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代有官黑犬前兩足白者宜子孫黃犬前兩足白者利人五行書

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設燕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椀與犬食時子壻李甲見之數諫令公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

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讐於子竊慮之李以爲戲言將
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之乃疑犬讐之犬見未
寢又出其戸李見犬去後乃以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
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異處視之逡巡犬入其
戸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床當喉而嚙嚙訖知謬犬乃
下床憤跳號吠而死集異記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
甚豪駿嘗一日淸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
殆者圉人怪之且白於韓生韓生怒曰若盜馬夜出使
吾馬力殆誰之罪耶乃令朴焉圉人無辭遂受朴至明

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異之是夕竊臥廐舍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嘷且躍俄化爲一大人衣冠甚黑既挾鞍致馬上駕而去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逮來廐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嘷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言笑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

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顧
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安在黑衣人曰已收在擣練石
下吾子無以憂褐衣者曰無輕洩洩吾屬不全矣黑衣
人曰謹受教褐衣人曰韓氏稚童有名乎曰未也吾伺
有字卽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明夕再來當得笑語
而黑衣摧去及曉圉人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
命以肉誘其犬犬卽至因以繩繫乃次所聞遂窮擣練
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妻子兄弟家僮名氏紀莫
不具盖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
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異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

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隣居子千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歸

廣豔異編

唐紹幼通悟知前生事未嘗言於人雖妻子亦不知之也後爲給事中同里有郎中李邈者紹休沐日多召邈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爲具饌中堂偶食郎中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李邈非類君亟與之狎竊爲君不取紹默然曰非子所知也至唐開元初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令紹奏畢神武赫怒將斬元振張説奏元振於社稷有保護大功合赦殊死遂釋元振而斬

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邈須臾而言今日至
矣吾自幼即具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其不免吾前世為
某氏女既笄適灞陵王氏子為妻姑待吾甚嚴年十七
冬至前一日姑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
針夜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油汙裙上吾且懼
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闔犬周章却伏牀下吾
復照燭將理裙汙而狼藉殆遍吾懼姑深責且恨犬之
觸燈遂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而剪一股亦折吾復以
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詰朝持裙白姑姑方責罵而吾
於牀下引斃犬陳於姑前始解吾年十九卒遂生此往

者蹩犬乃今李邈也吾明日之死葢緣報也行戮者必李邈乎報應常理汝無駭焉及翼日講武坐誤就戮果李邈執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問羊集

朔人獻燕燕昭王以大豕曰非大圊不居非大食不餐今百二十年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如不勝其體燕相曰奚不烹之王命宰夫膳之夜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今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魯津之伯時燕相遊魯津有赤繩捧璋以報

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爲水鏡嘗有人妄認徽猪徽便

推與之後數日亡猪㨪猪還徽叩首自責徽又厚謝之
董正別傳

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話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去天曉主人覔豕不得宿客言狀主人如其所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文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救之得全 集異志

咸通初有渤海僧隆多羅者寓於西明精舍能通鳥獸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路逢牝豕引諸猪而行咯咯有聲一朝士戲云猪有語

否僧曰巨蟲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吃妳料其不
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偵之果然 闕史
挹婁在扶餘冬地寒甚穴居九梯俗好養豬食其肉衣
其皮内豬脂塗身厚數分以禦冬夏則裸袒而已 魏志
岳飛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遊微有舒翁者
善相術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
靈在人間必有異事他日必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
立業位至三公然豬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
如得志宜早退步岳笑不以爲然後秦檜下岳於大理
獄周三畏鞫之遇夜周徃間行至鞫所一夕月微明見

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却步此物徐行入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癸字 夷堅志

猫 鼠 獺 附鼯鼠

中國無猫種出於西方天竺國不受中國之氣鼻頭常冷惟夏至一日煖猫死不埋在土樹於樹上釋氏因鼠咬侵壞佛經唐三藏往西方取經帶歸養之乃遺種也 玉屑

高宗廢王后及蕭妃蕭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十願生得一日爲猫阿武爲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即足

矣武后聞之不說約六宮不許畜猫舊唐故事

景泰初西番使臣入貢一猫道經陝西莊浪驛時福建布政使朱彰謫爲驛丞彰館其使問猫何異而上貢使臣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畢於鐵籠納着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盖猫之王也華夷考

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土中行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神異經

魏鄧王公子蒼舒早慧時軍國多事用刑嚴太祖馬鞍

在庫爲鼠所嚙庫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慮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首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嚙者繆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嚙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嚙是以憂慼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嚙況馬鞍縣柱乎一無所問 魏志

晉宣城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庫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乕力而遲鈍到城下郭璞筮之名之曰驢鼠 宣州志

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

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之鐵兆成笑曰兊色之鼠背明户彎弧射之絶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雌君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述異記

寶應中有李氏家於洛陽不畜猫者三世忽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食私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乃空堂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 宣室志

嘗有人於庭前溝口獨見一鼠對面拱立心雖不以為怪亦謂頗奇因向之曰爾亦泰來之賀耶其鼠復如揖拜之狀而去其人晩年家轉蕃富至老康健壽享八十

九歲可謂吉慶矣襍書中曾見此說名曰狠恭鼠拱主
大吉慶自是陰德致然百家名書
楚廖光圖與伊岳道士伊用昌爲林泉之交母病思鱠
屬江水夏漲魚不可得用昌探懷得一木獺長三寸許
再三祝之投於江中須臾波浪沸遂擒一巨鱗出獺着
魚背堅不可脫用昌舉之木獺耳因取鱠母愈九國志

狐

吳郡顧旃獵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
衆尋覓岡頂有一穽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上前有
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指犬咋殺之取

視簿書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鉤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搜神記

鄭生之婦任氏色絕美鄭生依於王家其家甚富一日侯生他出至其室强逼之任氏力拒不能脫乃歎曰鄭郎可哀也問其故答曰彼不能庇一婦人託君門下致褻慢至此苟糟糠自足當不至是乃止數月生携任氏出郊外遇獵者牽犬而過任氏見犬忽墮馬化爲狐歎曰妖魅惑人自古有之而能以節自持者世所罕 說寶

一僧素無賴聞黃精能駐年欲試其驗置黃精於枯井誘人入井覆以磨磐其人在井惶迫無計忽一狐臨井

語其人曰君無憂當教汝術我狐之通天者穴於塚上臥其下目注穴中久之則飛君其注視磨礱之孔乎吾昔爲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報君恩耳幸毋忽也人用其計旬餘從井飛出儕大喜以爲黃精之驗乃負黃精入井約一月開至期視之則死矣儕不知狐力也 王氏彙苑

杭州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將投於親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栢林中見二野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言笑傍若無人叱之不爲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

之日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遂往得其書紙文字類梵書
莫可辨識遂緘書袋中而去其夕宿前店因話於主人
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携裝來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
語言分明聞王之言曰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
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牀因謂生曰此狐
也王生遂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為狐而走
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以刀箭
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矣自是
更無消息王生秘其書緘縢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
謁期方賒緩即乃典貼田園卜居近坊為生生之計月

餘有一僮自杭州至縗裳入門持授其母之手字則生
巳丁家難矣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
芻之禮無所欠少旣而復籃舁東下以迎靈輦及至揚
州遥見一船子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
其家人也須臾又有小弟妹搴簾而出皆綵服笑語驚
怪之際船上驚呼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
潛令人問之乃聞其母驚出生遂毀其縗經行拜而前
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
乃一張空紙耳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得汝書云得一
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爲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

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因鳩集餘資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僅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應以此爲禍耳因出書示之其弟纔執書退而置於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 靈怪錄

元主至正二十四年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暹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銜璧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

密事黑厮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皇明通紀

天順甲申歲浙人盧金蔣常往來湖湘間販易麻豆舘於漢陽之洗馬口時宅傍有馬姓者一女年十八美姿容勤女工自幼謹婉有聲漢陽衛府及武昌求聘者紛紜父母因無子未許蔣生年幼見而悅之一日朗吟曰丹桂花開月有光不能採摘只聞香高唐無夢巫山杳孤舘蕭蕭空斷腸是夕聞扣門聲蔣生執燭開門乃見牕下之女曰適見閣下有顧盼之意是以背父母私就

君子莫棄醜陋願效文君蔣喜不自勝以爲眞有此情
愈加持重東隣皆喜少年謹厚是後夜夜往來蔣生漸
無精采茶飯減進盧生問病之根由但以思父母爲對
服藥求神一無應驗一日盧諭以鬼神不測之言蔣生
病篤亦自恐又見馬家之女所見不似乎有情乃道其
詳盧曰果謬矣今夕來否蔣曰來盧以麄布褁芝麻二
升與生曰來則以此物與之是夕女果來蔣生始疑懼
將前物以贈女謂之曰我病着題目了汝且回女亦感
傷涕泗不肯去蔣懼呼盧女恐盧識拭淚而去次早步
芝麻而行至大別山後一石洞邊見一狐人首畜身鼾

睡正濃生吽云幾被你殺我其物醒而負愧謂生曰今
日被你識破我必有以相報乃入洞取草三束授生曰
汝將一束煎湯自洗其病即愈一束撒在馬家屋上其
家女郎生癩風人不堪近醫不能救汝令人求之自醫
將此第三束草煎湯洗之則復如舊與君偕老無恙故
此相報耳勿以我之故告同舍郎我與郎君共枕席十
三餘月乃宿緣不偶然夫妻情意不可相忘言訖淚下
如雨生亦念其舊不忍加害乃與之別至館匿不言其
夜生以草水洗之不二日疾果瘳乃暗以次束撒馬家
房上其女果生癩皮瘡膿出時天炎熱穢氣觸人醫術

不能瘳父母不能近求其速死而不得欲投之於江而不忍蔣生乃懇媼媒求之其家以為謬也曰聽之至次日蔣生塞鼻自背過街行者皆掩鼻其夜生煎湯以洗之二三日間瘡口漸愈四五日瘡殼剝落七八日起床行履未及半月言笑容顏如舊父母始悔異之已無及耳 廣豔異編

猿 猴 猻 猩猩 兎

按猿卽猴之大者王績遊嵩山石室月夜見一胡鬚白眉老者自稱山公與績談論績疑其怪取鏡照之奔出化猿而癹○猿臂可為笛吹之其聲圓如竹 酉陽雜俎

吳縣民汪鳳盛忠宅在通津甚凶邑胥張勵見有青氣亙天謂為寶藏乃以百緡得之遂令掘發得一釜銅盤覆焉勵纔揭起忽有大猴跳出莫知所詣因視釜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因猴神於此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大擾六合煙塵而發者當族滅禎明陳后主叔寶年號也勵以天寶十二年發五十四年終祿山起戎自是周年勵家滅矣廣異記

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古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出鄰近一家縱火焚屋里人懼走救火

於是羣猴遂脫去其狡智甚哉汀州志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又謂之猴部頭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是也朱梁簒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而前跳躍奮擊幕府燕閒錄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嫗項癭初微若雞卵漸巨如三四升瓶盎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塤篪之響細而聽之音律泠泠積數年癭外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

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迫以衆議將不能庇於伉儷送君於無人之境何如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死折之亦死君當爲我決折之看有何物俊朝卽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癭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躍而去卽以帛絮裹之雖癭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癭中之猱也本獮猴之精解致風雨向與漢江老蛟往還常覆舟以求食昨因太乙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蝤蠐之領以匿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爲累亦甚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幸當立愈俊朝

如其言隨手瘡合因留黃冠烹雞設食貰酒欲飲黃冠因囀喉高歌又爲絲匏瓊玉之音罔不鏗鏘可愛旣而辭去莫知所詣時大定中也 廣豔異編

漢黃霸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曰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獨異志

周文王被紂囚於羑里七年其子伯益考往視父與紂圍棊不遜紂王殺益考以爲醢令人送文王食命曰待食完而後言文王號泣而吐之盡變爲野兎而去俗云醉酒而嘔謂之打兎 玉屑

懶婦　野婆　俞兒　渾沌　無支祁

諸葛恪爲丹陽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引去故地即死參佐問其故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山海經

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爲此獸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習懶之性不革也今安平七源等州峒俱有狀如山猪而小喜食苗田夫以杼軸之類掛於田頭則不敢復近南越志

南丹獸名黃髮推髻跣足躶形儼然一嫗也其羣皆雌

無匹偶上下山谷如飛自腰以下有皮盖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喜盜人子女復至其家窺伺之其家知爲所盜大罵則挾以還之嘗爲健夫所殺至死以手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盖自然之文也彙苑

崑崙西有獸其狀如犬兩目而不見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而徑過人有德行而往牴觸之人有凶惡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曰渾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空居無常咋尾回轉向天而笑神異經

中和三年夏有太白山人姓王謁金州刺史崔堯封云

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寇帥黃巢盜據上京僞號金統恐秉此王氣而生請掘破此山則賊當敗散堯封遂起萬役隨客掘之月餘其山後巖忽崩裂十丈中有一石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劒一口黃腰見人乃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上其事僖宗大悅至秋巢寇果平 續皇王寶運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瞠然視援弓將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具衣冠右袪而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者之

君與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視前有水也
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從左方
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
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對曰夷吾聞之
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
也管子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西從
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
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
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

下五十丈見大鐵鏁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鏁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鏁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鏁之末見一獸狀如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鏁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慄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鏁所其獸竟不復見公佐至元和九年春佐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

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曰集百靈搜索夔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人不可近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之去頸鏁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

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李湯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戎

幕閑談

劉氏鴻書卷九十一終